

十七史商榷
一



中華書局

十七史商榷

一一

王鳴盛 撰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八

新舊唐書二十

崔湜崔義

舊劉幽求傳幽求令張暉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義原本同誤也崔義當爲岑義

姚崇讒毀魏知古

舊魏知古傳知古自睿宗時同平章事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譖毀開元二年罷知政事新書但改云與姚崇不協罷政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見總函則言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所引用及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崇二子分曹洛邑知古至特恩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問其子才否崇揣知上意反直言其子之過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而薄知古之負崇遂罷知古此事新書移入崇傳故於知古傳不見新書好采小說次柳氏舊聞一卷掇拾殆盡幾無遺者

崔曰用多殺爲功

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細子中嬰孩亦搃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玄宗封平王廣字衍新舊書日用傳皆不載此事愚謂盡誅諸韋是也及諸杜非也觀日用之爲

人一片權謀詭道多殺爲功是其所長新書好采小說何以遺之

張九齡辭起復

張九齡由工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奪哀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舊書并新書宰相年表略同而以母喪解舊作母喪歸鄉里平章事下新多固辭不許一句新書是也予所藏宋刻張子壽曲江集第十三卷載其辭起復表云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云云又云臣比年限役多闕晨昏文疚之際遠乖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迫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曰名教實所深哀云云末云實冀哀素有次喪紀獲終俯鑿荒迷乞遂情禮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聞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後附御批云卿去歲聞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爲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難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移比日行在佇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卽宜斷表今日便上然則九齡韶州曲江人以開元二十年聞母訃道遠未卽歸里身尙畱京未屆期年卽起復故固辭第十五卷又有赴祥除狀云殃景殘生謬承天澤日月迅速祥制有期几筵在遠追慕不親伏望察臣罔極俯遂哀憇假以傳乘輶赴旬月云云御批云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旣從奪禮安得顧恩云云此第二次進狀又不許也九齡賢相刪

此一節便覺減色舊不如新

吳兢貞觀政要

舊書吳兢傳絕不言其作貞觀政要。新書於其歷官及事蹟大有不同。且舊云天寶八年卒，年八十餘，而新去其八年，且但云年八十，不云餘。今無以核其是非，只可兩存。但舊傳三百餘字，新則極詳，增至一千八百八十字，而仍不言貞觀政要。此書凡十卷四十篇。元臨川戈直者曾爲集論，列於至順四年。有吳澄、郭思貞序。明成化元年又重刻之。今世多有之。新書魏徵之五世孫薦傳亦言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云云。不知史於兢傳何以不言。

郭虔瓘傳脫句

舊郭虔瓘傳，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此下原本多一句云行右驍衛大將軍。近本脫。郭知運傳互有詳略。

郭知運傳，新舊互有詳略。如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略使、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舊有新無。副郭虔瓘破突厥，舊書書其時曰開元二年春，新刪去。以破突厥功加雲麾將軍擢右武衛將軍，新刪雲麾。又改武衛爲驍衛。吐蕃入寇，新有。彼將名曰坌達乞力徐，舊無。以敗吐蕃功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又以功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舊亦無冠軍大將軍經略使二官。獨孤及毗陵集第六

卷知運謚議書銜有之。不當刪去。卒年五十五。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謚曰威。舊亦皆無威之謚。卽獨孤及所議也。及集又附左司員外郎崔廩駁謚議。據禮。賜謚當在葬前。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追請易名爲非禮。案知運卒於開元九年。至永泰元年凡四十五年。故曰向五十年。及又援引經傳以駁崔廩爲一篇。洋洋六百二三十字。雖近理頗辭費。而崔廩以爲因知運之子英乂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作无妄之求。其言卻侃直。

王忠嗣兩傳異同

舊王忠嗣傳一千八百三十六字。新一千三百三十七字。稍有異同。忠嗣有碑。今在渭南縣。元載譏王縉書立於大厤十年四月。予得拓本。雖有剥落。存字尚多。舊傳云。太原祁人。家於華州之鄭縣。新則直云。華州鄭人。而碑云。公本太原祁人。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徙家於鄭。今爲華陰人者。舊地志華州有鄭縣。又有華陰縣。古人著籍必指定某縣碑。非以忠嗣爲華陰縣人。但舊志天寶元年改華州爲華陰郡。碑據忠嗣時制。以爲華陰郡之鄭人耳。似異實同也。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兩傳同碑。則以九原太守領軍使。當以碑爲正。吐蕃入寇。率兵禦之。及賊於渭州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無救沒於陣。新刪去渭州西界。直云戰武階。使觀者不知武階在何處。此舊勝。新於戰武階下添追北至壕口碑敍此事。亦云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剽歸帥於壕口。戮困獸於建毗。與新合碑。又云。採蘿之所殘。戈矛之所弊。積屍將崆峒。

侔厚漂血與洮河爭流氣盛忘衡概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蒼黃顛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
憐洪稜於蠻貊玄宗省書廢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歿而念其忠褒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
大都護使給事中倪若水乘驛弔祭命許國公蘇頤爲之文兩傳敍事雖同而所贈官乃左金吾大將軍
與碑全不合舊有安西大都護非安北新則刪去當皆以碑爲正弔祭立碑事則兩傳皆不載碑又云公
之遘閔年初九歲詔復朝散大夫尚輦奉御特令中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絕地辭哀而迸血沾衣左
右動容上亦歎欷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萬戶侯不足得也衣以朱紱錫名忠嗣部曲
主家後宮收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肅宗同臥起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朝散階舊有新無見內殿
及帝慰勉語新有舊無新采此碑也餘皆與碑合新於此下敍其初仕爲代州別駕大猾不敢干法數輕
騎出塞忠王恐亡之言於帝召還此節舊無新亦據碑添入但碑以別駕爲大同軍戎副新刪之則似忠
嗣但爲治民之官非武臣矣謬也此下碑敍忠嗣以讎恥未雪激憤逾深對案忘餐獨居掩涕玄宗乃命
以中郎將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敗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其天
闕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轅張掖公母以歸報不甘心乃候月乘風鞭馬深入鬱標川遇賛普牙官踐嬰
角武戈鋌山立介馬雲屯將校失色猶欲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超乘貫
羌陷胸走腹取白馬於衆中捨大黃而益振芟夷之又蘊崇焉係累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

羊熟駒殆將萬計幕府上功上益嘆息御勤政樓親閱軍實太常稽憲度將授執金吾上亦多元戎用爲右丞相仍令圖寫置於座隅愚攷此所敍戰事乃忠嗣立功之始據兩傳皆並提河西節度兵部尚書蕭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樟皆引爲麾下而碑則惟言從蕭嵩其從信安王樟抽出另敍在此段之下且蕭嵩係河西節度則爲今甘肅之甘涼等處其信安王據兩傳皆言在河東則爲今山西太原汾州一路而碑乃言遼碣則爲今直隸永平奉天錦州一路地理亦不合未詳且此時忠嗣初立戰功官職尚卑舊但言爲嵩樟部曲轉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并不言有深入斬獲事新雖據碑採添破贊普鬱捺川事然加官惟將軍男爵都督三者與舊同餘并略去碑乃侈言其得右丞相攷開元元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唐制僕射不同平章事不得爲宰相俗人見丞相字便誤認作宰相誠可笑但忠嗣此時卽爲丞相恐無此事兩傳皆不取而元載忠嗣之塔記事不宜不實此當闕疑舊於此下皆言爲皇甫惟明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而碑無此事卽接以總領之筆云自茲厥後恆當重任此下多漫略云趙承□之敗於怒告也隻輪不返公度桑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亡之車重杜希望之輯鹽泉也三帥受擒公獨潰堅圍護經時之板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功韋光乘之征駱駝峽也會援於李陵臺河□受全軍之惠以上實排四段錄而不殺竟不知四事先後次序如何據舊新書貶東陽後因杜希望薦追赴河西立功方再授左威衛郎將

知行軍司馬。是秋又敗吐蕃。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爲朔方節度使。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怒皆戰於桑乾河。敗之。虜其衆。新書雖多刪削。大略同。敗怒皆事最後。而碑最在前。杜希望是從貶後奏爲部下助信安。則是初出從軍時事。而碑乃平列於此。至韋光乘則不過是朔方受代之帥。而所云忠嗣援其軍者。史並不見。況奚怒皆則當爲契丹部落。鹽泉則當今寧夏。遼碣當今永平。錦州。李陵臺在今大同。其文參互不合。碑文特錯綜之詞。不可據。當以史爲正。碑於此下又作束上起下一段。云初佐戎關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布夷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泝西海開元之末擁旄汾代天寶之始南統朔方以上一段皆過峽語前數句是結束上文後四句是起下文佐戎關隴即指從蕭嵩事分鎮河湟即指杜希望薦追赴河西事拔新城舊同。新書作新羅城。其下文仍言新城。則羅字衍。此正追赴河西時事。其餘各功史不見。碑以偶儼語敍述。事迹轉不明。南統朔方舊書亦開元二十九年事。而碑以爲天寶之始。天寶係正月朔改元不可與開元混。此事當從碑。碑於此下云獯鬻內離。九姓橫叛。大單于控弦度漠。聲□□附。拔悉密引弓乘後。剋日會師中使遽聞。帝思掃蕩受降盡狹。屈指猶遲。亟決急裝。天書百下。公以爲出塙之任。得守便宜。冒頓之強未當屈折。叛胡畏服。不輕用兵。勢闖言甘可虞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餾出蘭山。含垢并容。閉壁堅營。

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事。絕單車匹馬。報候吏前期。防密盧周。詐窮情見。果穹廬桀點。將侵鎬及方右地。郅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寧唯嚮化未醇。於是設閒以散其從。肆謀以離其約。二虜不合。遁逃遠舍。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畏懦優遊之故。且陳支解戎醜之謀。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時可滅。公條對不羈之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因白逗畱未決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畏漢之偪。後有事讎之恐。遭罹瘞墮之患。傍緣諭告之辭。朝不及夕。以俟王師。受□而去者□□。王委辯而降者五千帳。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多羅斯壞巢焚聚涉汨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輿尸請命。斬白眉可汗之首。傳置橐街。繫葛督祿娑匐可敦。獻於闕下。阿波達干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圍。嘯聚東蕃。迫脅小種。立烏蘇爲名長。自尊爲賢王。保薩河仞山據丁零古塞。謂中國有磧齒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案甲休徒。擊鮮高會。思歸故地。平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白道。誓衆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覩視。命王思禮、李光弼爲遊軍。顧萬里若俄頃。過山川如枕席。夜驅胡馬暗合戎圍。自丑至辰。頭擒面縛。羈虜全部。永清朔土。三代之盛。猶孔熾方叔、吉甫驅之而已。雖張愚列三城。衛公擒韻利。繼遏乘冰之勢。但雪涇陽之恥。則自命將以來。肅將天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不戰。龍荒絕貴種。大漠無王庭。恢武節。振天聲。未有如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伐。北外襟帶以自隘。弃奔衝而蹙國。河東乃城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朔方則并受降爲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

巨防周設。崇墉萬堵。開陽閉陰。拓跡變土。藏山掩陸。磅礴遮護。西自五涼。東暨漁陽。南至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乘高掎要。塞風揚沙。絕漠起烏。悉數於瞬息。傳致於晷刻。玄黃不得雜其象。秋毫無以逃其狀。矧襲侵與牧馬。敢凌遠而南向。冰河風壯。車甲鱗萃。誰何彊理。千長百帥。秦將隸於降虜。漢軍羈於戎騎。公乃衡懸華裔。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御遠駕。恢我朝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以上一大段。敍忠嗣功甚暢。雖用偶儼。又難以用韻。而情節具見。葛督祿舊。新作葛遷祿。對音無定字。汨昆水。新但作昆水。似脫字。舊不如新之詳者。新采碑故也。而舊於此節下。又略作貶詞云。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諸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案其上下文力表其戰功謀略。此段自相矛盾。新刪去。是碑於此下云。當秉鈞之顯國也。巧文傷詆。網密事慈。借公爲資。勸搖國本。諷操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驚獄吏。而貫高長者。竟出吾王成公。謫居人無不恨。當逆胡之兆亂也。意并河東。僞築雄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吭。撫崤函之背。徵鄰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得兵畱。鎮廢公。克期應詔。未覩而退。奏論本末之難。指切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摘剝排折。俾公終敗。以上劈分兩段。前段秉鈞謂李林甫。國本謂肅宗。貫高謂哥舒翰。事詳舊。新書後段。逆胡謂祿山。爲祿山所陷。事舊書竟不載。而新有之。新亦采碑也。碑首先有冒頭一大段。既約舉一生功烈。即接以安祿山。保軒伺變。忌公宿名。其下文漫不成句。有甫字。蓋林甫也。其下云。嫌公不附。寢營平之奏。沮樂毅之謀。

內隙外讒陰中交証卒從吏議竟羅大獄雖剗溫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黜守沔上沒於漢東年四十五林甫爲內隙祿山爲外讒剗當是楊剗卽國忠溫當是吉溫舊國忠傳云本名剗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掎撫陰事以傾之侍御史楊慎矜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爲黨以案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溫舞文巧詆爲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堅獄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眞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爲邪得以肆意此事中當有忠嗣彼時國忠尙未與林甫祿山構隙溫則正係林甫祿山之黨羣奸方合傾搖國本以忠嗣少與肅宗同臥起因以陷之舊新國忠及各傳皆不及忠嗣被陷者史有所漏賴碑得見也碑將此段置在前已將羣奸譖誣哥舒翰救之及貶死事揭明故入正敍完後但將此事重提一遍用偶儻語不必出姓名其下乃反覆唱嘆以致惋恨云公自家移孝□童被識策慮奮發盡瘁事國信廉仁勇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撓臨大節不可以危亡動道將世逆器與時屯折衝厭難之臣旋踵禍及其身不淄不磷之堅挫於刀筆之前此慷慨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連此下但點明已爲忠嗣壻製文勒石而肅宗追加褒贈不及者亦以碑首冒頭提敍在前於年四十五下云悲夫忠邪易地謫放墮落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狩皇輿於巴蜀委宮廟於蛇虺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畱殘憤將有餘雄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土正位北宸傷聞

鼓鼙載威風烈追贈兵部尙書太子太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蓋念功悼枉國之經也云云皆與史合贈太子太師則史略去舊校卽李光弼等忠嗣在唐名將中當居第一等其老謀成算體國惠民尤不易得橫遭冤誣身類業喪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邊無擾亦無祿山之難矣唐人自壞長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碑文四千餘字古今談金石文字者惟趙明誠趙崡顧絳三家有此碑明誠絳無跋崡跋空語無攷證文苑英華旣不收而石本流傳又少予故詳論之以爲後人攷史之助

高仙芝傳非體

舊高仙芝傳敍至仙芝與封常清至潼關修守具賊至不能攻仙芝之力也此處便住不及後事但仙芝之死雖見常清傳中然敍事參變史記體也漢書則已慎覈整齊其文凡傳俱各自了截無此不了而以彼見之者舊唐書本用漢書體何忽自亂其例宜於力也之下綴三四句云語在常清傳方爲得體又仙芝常清二傳脫誤尤多皆當從原本添改

楊正道年九十餘致仕

舊楊慎矜傳父崇禮開元初爲太府少卿擢太府卿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尙書致仕案年九十餘之上原本空三字影宋鈔本則有二十三字新書直作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云云愚謂當從宋本作二十一年而重一年字爲得觀下文慎矜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則崇禮卒於開元二十四

年蓋致仕後又三四年而卒則其致仕必在開元二十一年其拜太府卿大約在二年故云在職二十年。

監節度兼節度

李林甫爲宰相專權監隴右河西節度使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此二處舊書皆作兼領不云監似當從舊唐時節度或以親王宰相兼領皆居中遙領不之任其涖事者副大使也而其後強藩又無不兼宰相衡官制亂甚

紅巾

李林甫病帝登降聖閣舉紅巾招之新書改爲絳巾可笑

崔渙傳語多不可解

舊崔渙傳乾元中遷御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渙爲屬吏希中以下估爲使料上估爲百官料其時爲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訊鞠渙無詞以對坐貶云云原本於充給京百官料下作上估爲百司料渙爲屬吏希中以上估爲使料下估爲皇城副留守云云脫誤殊甚近本所改不知何據而尙不可解新書云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元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擿其非云云亦未詳料者俸料也就兩文參之新書爲勝

契苾明官宜從舊

舊契苾何力子明但云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如是而已新書添百數十字予得明
墓碑拓本婁師德撰殷元祚書新書所添皆取之碑也但旣欲事增於前而云明終於鷹揚衛大將軍反
省卻兼賀蘭都督則非碑首標題其結銜卻正與舊書合宜從之

李光弼掘壕作暫

舊李光弼傳賊史思明等攻太原光弼躬率士卒百姓於城外作掘壕以自固作暫數十萬原本與近本
同校本改爲於百姓之下云外城掘壕以自固脫暫數十萬亦未明妥愚謂當云於城外掘壕以自固作
暫數十萬暫字在說文卷十三下土部領適也一曰未燒也

李嵩

晉書列傳第五十七卷有涼武昭王李元盛傳云王諱嵩字元盛此唐之祖也而舊書第一百十二卷又
有李嵩傳云是淮安王神通玄孫則亦宗室矣殊不可解俟攷

裴冕傳脫文

舊裴冕傳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等勸進曰主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
不可少失況賢智乎原本與近本同校本添改云天意人事不可固違若逡巡固辭失億兆之心則大事
去矣臣等猶知不可況賢智乎校本據宋刻

郭子儀討周智光

新叛臣周智光傳。大麻二年，詔郭子儀密圖之。子儀得詔未行，帳下斬其首來獻。舊智光傳略同，而本紀云：二年正月丁巳，密詔子儀討智光。甲子，智光帳下將斬智光首以獻。此爲得實，獨孤及毗陵集第四卷，賀擒周智光表云：朝命將帥，夕殲渠魁。此夸言之，其實相距八日。新本紀云：丁巳，郭子儀討周智光。甲子，周智光伏誅。此不當言伏誅，亦不如舊紀。

臧玠殺崔瓘

新代宗紀：大麻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瓘。崔瓘傳：累官澧州刺史，詔特進五階。大麻中，遷湖南觀察使，別將臧玠殺判官達奚觀。瓘惶懼走，遇害。吳縝糾云：紀書團練使崔瓘傳乃觀察使崔瓘，不同如此。愚攷舊書，紀傳皆作瓘，新乃互異，傳寫之譌也。通鑑二百二十至舊紀書湖南都團練使崔瓘，新紀去都字。此字恐不可去。舊地理志云：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湖南觀察使治潭州，管潭、衡、柳、連、道、永、邵等州。湖南不置節度，但置觀察。觀察卽節度也。而治所在潭州，則潭州刺史卽觀察統攝，不別置。至其所屬各州逐州有刺史，當無不兼防禦團練制置等名。故瓘死所屬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楊濟出軍討玠，其兼團練明矣。然雖兼團練，不可云都。惟觀察稱之，故知都字不可去也。舊於瓘傳則云：由澧州刺史

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兵馬使。臧玠殺制官達奚覲。玠遇害。所書甚詳明。紀與傳一一相應。蓋紀書都團練。則其以刺史充觀察可知。新紀既刪都字。又於傳盡削他銜。單書觀察。致動吳縝之疑。固屬非是。但縝著書當宋哲宗時。去唐肅代甚近。竟不知唐制。反不如我輩追攷於千年以下者。亦太粗疏。

澧州係江南西道荆南節度使所管之下州。下州刺史係正四品下階。而銀青光祿大夫則係從三品之文散官。所差不過兩階。乃云加五階。蓋官與階不必相當。官大階小。瓘雖爲下州刺史。所得階僅止正五品上階。故加五階始至銀青光祿大夫。新傳但渾言特進五階。不言所進何階。省文可也。至於紀削去都字。但言團練。傳削去都團練。但言觀察。則謬矣。然猶曰善讀書者。自能微會其似異實同之故。猶差可。其兼御史中丞一句。因唐外官無不兼京銜者。御史中丞亦正五品上階。瓘雖加至從三品階。所帶京銜止此。帶職與階尤可不必相當耳。新旣一意刪削。卽并此句去之。亦或尙可。若乃遷潭州刺史一句。則因潭州卽湖南觀察治。欲用瓘爲觀察。故卽令其以刺潭充瓘外別無刺史也。此一句則斷不可省。乃一併去之。識暗心粗。贍大手滑。宋人通病。

舊傳兵馬使臧玠。新必改爲別將。亦非。